

学术志趣

——序陈淑梅《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》

陈淑梅《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》即将出版，嘱我作序。构思谋篇之时，脑中总是呈现两句话：淑梅求学之路，弯如山溪；淑梅为学之志，恒若山石。

淑梅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读语言学硕士，我与她有师生之谊。当时的学生都来自天南地北，年龄可有叔侄之差，但都重道好学，与我亦师亦友。淑梅生活在大别山中，爬惯了大山，更不惧学山，背负成人学习的特有艰难，获取了硕士学位，又获取了博士学位，由一个山区师范的讲师成长为大学教授。这是一条充满求学奇迹的道路！

淑梅的学术“根据地”是鄂东方言研究。早在1989年就出版处女作《湖北英山方言志》，二十多年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坚持研究鄂东方言，成果接踵，今日又产新品。我曾经研究过汉语的量范畴，从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人的角度看，《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》不仅把量范畴研究带进了方言学，而且对量范畴的研究本身也有很多扩展，比如对事物量、空间量、时间量、行为量、程度量等五种次范畴的仔细界定，比如对虚量、约量、主观量等特殊现象的条分缕析等。理论与事实互参，形式与意义关联，共时与历时兼通，共同语与方言并举，读来颇具学术趣味。

说是“学术趣味”，便意味着很多人可能读来无趣，因为学术总是少数人的事业。其实选择学术，可说是人生幸事。

因为学术可使人具有“双重生命”，除自然生命外，还有学术生命，亦即学人独特的“精神家园”。学术生命不仅取决于自然生命的长度，更取决于自己学术的影响力，即学术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传播力。学术生命甚至还与生徒相关，徒子徒孙代代延续，学术思想便代代相传。

因为学术把“公”与“私”结合得异常紧密，紧密得如同纸张的正反面。学术常伴随着名利，然而“追名逐利”的“自私”学术会转化为“大公”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，成果一经而世，便具有社会普惠功能。

通过学术，学者可以同社会自觉关联，学术贡献成为社会文化之一部；通过学术，学者又同未来相关联，个人思想成为子孙后代之遗产。

大别山有界，但学无止境。期待着淑梅更多具有学术魅力的新作。



序于北京惧闲聊斋

2012年7月28日